

# 远行与回归

——由《雁过藻溪》看张翎晚近的写作姿态

徐阿兵

(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张翎的《雁过藻溪》有着丰富的意蕴,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作者有着一枝灵动的妙笔, 善于以“远行”为背景, 细腻地刻画人物微妙复杂的心理; 其次, 小说经常讲述时空交错的故事, 体现出娴熟的叙事功夫; 最后, 小说在语言意象和审美趣味方面显示出对汉语文学写作传统的回归与认同, 昭示出作者“精神还乡”的写作姿态。

**关键词:** 心灵; 远行; 交错; 回归; 认同; 张翎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2-0092-05

移居加拿大的女作家张翎, 至少同时练就了两套本领: 一面经营着她的听力诊所, 一面经营着她的小说创作。1998年张翎推出了长篇小说处女作《望月》, 即被海外学者视为“北美地区新移民文学的扛鼎作家正在冉冉升起”<sup>[1]</sup>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张翎又陆续有几部长篇和中短篇小说集问世, 在海内外受到了持续关注, 并曾获得过若干相关荣誉。应该说, 张翎的长篇小说节奏把握上张弛有度, 语言文字也日臻细腻圆熟, 但其故事结构有时难免过于错综繁复(典型的如《交错的彼岸》), 因而对读者的耐心造成了极大的考验。相比之下, 她的一些中短篇小说, 却是小巧玲珑, 含蓄蕴藉, 清爽可喜, 且展示出特殊的写作姿态。本文即拟就其中篇小说集《雁过藻溪》稍作探讨。

## 一、心灵的远行

张翎善于描写人心。她笔下的人物可以什么都没有, 但是必得有一颗敏感的心灵。因此, 张翎的故事首先都是关于心灵的故事。《向北方》中的陈中越, 在与妻子分居后突然做出了去加拿大极北的一个小镇任职的决定, 其初衷却源于少年时代就已经在心里形成的“北方情结”。“向北方”, 在中越意味着逃离南方, 意味着逃离束缚, 意味着反叛和成长, 意味着心灵的历险。只是他没有想到, 那个远逝的青春之梦竟会圆在多年之后的异国小镇。正是在那个小镇上, 他结识了达娃母子, 了解到了另一颗破碎心灵的苦难历程, 领会了达娃对希望的坚守。虽然他和达娃的惺惺相惜引起了裘伊的误会, 并导致达娃夫妇的悲剧, 但是他最终决意领养达娃的孤儿尼尔, 在余生用自己残破的心来呵护另一个心灵的完整。北方“历险”之后, 中越显然变得更加淡定, 更加执着。

收稿日期: 2007-09-18

作者简介: 徐阿兵(1981-), 男, 江西九江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与《向北方》类似，其他小说也多写到人物的远行。《空巢》开篇即题有：“谨将这个故事献给世上一切空巢的父母和离家远行的儿女。”<sup>①</sup>事实上，张翎小说中的人物几乎从不安居于温暖舒适的“家”中，而是——远行。《花事了》中的吟云，为了心中那个模糊的理想，居然做出离家学戏的计划，而置家人和心上人于不顾。威尔逊一家的祖孙两代，他们的人生中至少有一段相似的心灵轨迹，老威尔逊年轻时曾在遥远的中国经历了“充满了惊讶和意外的风浪”，保罗则“似乎从出生开始就在准备去神奇的中国寻找他爷爷当年的脚印”（《羊》）。飞云从未和心上人有过任何的约定或承诺，她完全依从了心底的意愿，坚决地选择了自己的出路，而她却不知道，他们的未来即将湮没在此后的滚滚浪潮之中了（《江南篇》）。

来自心灵的力量促使着人们远行。在远行中探索此前未知的世界，在远行中遭遇心灵的空白，在远行中发现自己内心的无助和软弱，在远行中发现两颗曾经沧桑的心灵之间沟通和融契的可能。《雁过藻溪》中的末雁，在国外与丈夫“毫无理由”地离婚之后，返乡送母亲回祖坟安葬，却意外地发现了很多事情，比如母亲的秘密，比如自身潜藏的欲望，比如女儿的突然长大……总之，“在那个叫藻溪的狭小世界里，她遭遇了她的大世界里所不曾遭遇过的东西”<sup>[2]</sup>。就探索心灵活动的多重可能性而言，该篇小说在整个集子中是无与伦比的。

张翎写得较多的、写得最好的，是女性的心理空间。她笔下最常见的是那种离异独居的单身女性，往往身处此地，而彼处还有亲人；或者身处此地的困境，而心灵却在向往着更远处的一个完满。这种特殊而又暧昧的身份，无疑为张翎带来自由想象的空间。张翎经常以人物的婚恋为中心，在各种事变的聚焦之下来透视他们的心理。这一方面显示了她的女儿本色，另一方面也得归功于她捕捉细腻感觉的能力。比如《向北方》写达娃和中越相互依偎时的情景：“大千世界，他和她在这样空旷的北方相遇。她有她的伤，他有他的伤。他治不了她的，她也治不了他的。”处于困境中的女性，多少孤苦和落寞，几分倔强而无奈，同时也渴望着温暖和依靠的复杂心态，跃然于纸上。田田显然很需要秦阳这样的人来依靠，但是对于再婚却是向往而又恐惧，直到一次电力事故过后才做出决定（《空巢》）。《空巢》最后写道：“老天爷让这个硕大无比的都市在这样的灾祸里走过一遭，城塌了一方，人行过了死荫的幽谷，仿佛只是为了成全一段艰难的姻缘。”在这些无奈的慨叹背后，我们眼前似乎又浮现出张爱玲那“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不过，张爱玲式的无奈、绝望和悲凉，在张翎这里应当不是本意。张翎小说中的人物总会遭遇困境，也总有命运无常的感慨，但仍然极力寻找沟通和慰藉，寻找坚持下去的理由。比如，达娃的遭遇堪称悲惨，然而她依然坚守着最后的希望；末雁从来没有关闭心灵的窗扉；羊阳在每一个遇到的男人那里，都能获取一种对于生活的新的认识。

## 二、交错的叙事

张翎的小说，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故事的叙述在海内外两地交叉展开，如同她一个长篇的副题——“一个发生在大洋两岸的故事”<sup>[34]</sup>所示。《向北方》的主体故事以加拿大小镇为背景，然而人物的回忆却时常不安分地跨越国境线；《雁过藻溪》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人物的老家温州，但发生在加拿大甚至是北极的事情，也偶尔掠过末雁的脑际；《空巢》、《羊》的叙事横跨北京和多伦多。张翎总是自得其乐地编织着纵横交错的叙事之网。

在笔者看来，张翎小说这种时空交错的叙事，首先体现了中国传统叙事“花开两朵，各表一

<sup>①</sup> 张翎《雁过藻溪》，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下文凡引自该书只注篇名。

枝”手法的影响,同时也吸收了西方小说中的意识流技巧,因而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现代”风貌。如《向北方》,小说中交替叙述着中越和达娃的现在和过去,他们的过去都在国内,现在则以加拿大为背景。《雁过藻溪》、《空巢》和《羊》等几篇也与此相类似。《花事了》和《江南篇》的叙述也大量地出现时空交错,只不过很少笔涉海外。在多数情况下,这种齐头并进、甚至是几条线索同时进行的叙述,使得张翎的小说长于挖掘人物的内心活动,也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了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阅读体验;但是,一旦网状叙事繁复起来,读者恐怕就要急于从这个“网”里挣脱出来了。

要使得小说叙事能够自由地穿越时空的限制,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找到一个很好的关结点。或者说,必须找到一个可以作为“原点”的人物,然后以其为中心,纵横经纬,牵连出或轻或重的丝线,通往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物。以《雁过藻溪》为例,动笔之前仅有几个杂乱印象,需要一个通往主题的“载体”,“构思的过程犹如布置圣诞树,各样的饰物原本是零乱没有主题的,然而一旦把它们一一挂在一棵青葱的树上,主题突然就呼之欲出了。”<sup>[2]</sup>张翎自述,“这棵树就是末雁。”我们发现,在末雁这段“枝干”之上,向“根部”延伸的是她在出国之前的过去,主要是幼时对母亲的记忆;向上生长的部分是她和丈夫的婚姻和离异,以及她返回老家之后的经历,其中重要的一段是与百川的情感纠葛;作为“旁枝”斜逸的,有她与汉斯的交往,以及百川此前的情感经历等;而在老家了解的关于母亲的过去,则像一部巨大的“根系”,滋养了末雁的成长经历,也为整个小说的生长供给了养分。

在其他篇目中,我们也能在叙述的芜杂森林中找到那“一棵树”,找出那个对于小说的叙述极为重要的关结点。比如《空巢》中,叙述从何田田开始,然后引出他父亲的故事,父亲的保姆赵春枝的故事。《羊》的故事从羊阳应聘工作开始,然后她的视野中出现了保罗,接着引出了保罗祖孙两代的故事。《花事了》则主要以花吟云为中心,组织起花、文两家庞大的兴衰史和花家姐妹奇异的情感史。

如果说张翎对人物心灵的探悉主要借助于婚恋经历来进行,那么在交错叙事的纬度上,她似乎更倾向于追述人物的家族记忆:陈中越记忆中的江南小城,末雁母亲的老家藻溪,田田的老家浙南,飞云家族的金三元布庄,温州的花家和文家,还有多伦多的威尔逊一家。在多数篇目中,作家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大陆建国之后的土改运动,抗美援朝、“三大改造”等历史事件,依稀地勾勒出几个模糊可辨的家族的影子。我们不妨认为,张翎正在逐渐加重作品的历史意蕴,试图走出一些新的路子来。

### 三、梦回藻溪

对张翎的小说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张翎的小说多数从多伦多展开,笔下不停地变换出现的主要是两个空间:多伦多和北京。更确切地说,当小说的叙述被拉向回忆时,北京就被置换为浙江的某地了。考虑到张翎的个人背景,她的小说其实是以异域为“现在时”背景而展开的关于故土记忆的叙事。这故土可能小如藻溪,或者大至温州、浙南。于是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去猜测,这个魂梦萦绕着的藻溪,究竟是不是存在着的呢?

张翎最近发表的《关于藻溪和〈雁过藻溪〉》一文,给了我们确切的答案。她告诉我们,“藻溪是地名,也是一条河流的名字,在浙江省苍南县境内。”<sup>[2]</sup>因此,藻溪不止是一条有着诗意名字的河流,也是一条“母亲的河”。张翎记述了藻溪之行带给她的崭新体验<sup>[2]</sup>:

那个夏日的下午，我的心被这个叫藻溪的地方温柔地牵动起来。我突然明白，人和土地之间也是有血缘关系的，这种关系就叫做根。这种关系与时间无关，与距离无关，与一个人的知识学养阅历也无关。纵使遥隔数十年和几个大洲，只要想起，便倏然相通。

尽管与自己的故乡远隔着万里重洋，但因为藻溪的存在，张翎就一直与自己的精神故乡保持着丝丝缕缕的联系。因此可以说，正是藻溪促成了包括《雁过藻溪》在内的所有作品的诞生；更加重要的是，对藻溪不绝如缕的追忆，显示了张翎的一种“寻根”的创作理念，一种“回归”的创作姿态。

张翎的“回归”姿态，首先体现于语言的鲜明特色中。她的语言沉着练达、淡雅细致，早已为许多论者所津津乐道。本文需要补充的是，张翎语言的意象设置，总是有意表现出某种“传统”色彩，散发出中国式的美感。例如，“江南的城郭像一件小号的金缕绣衣，他轻轻一动，就能挣破那些精致的针脚”，这一句极写陈中越在南方所感觉到的束缚，用的却是那么“古典”的意象。再如，“羊阳的手指在键盘上不显山不露水地抚过，键盘就流出了一片连绵的春雨落地珠玉撞击似的声响”，这一句巧妙化用古诗“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意，并且添上了“连绵春雨”的比喻，其实只不过描绘打字时的情景而已。就语言文字的素养而言，她无疑是深深地扎“根”于汉语文学传统的。

莫言论及张翎语言的细腻和准确，曾有“大有张爱玲之风”<sup>[3]</sup>的赞语。这显然是对其文字功夫的高度评价，但我以为，在这背后还蕴含着弦外之音：张翎精心编织的那些既世俗又现代的情爱故事，不仅仅是从语言上，而且也从神韵上接续了“海派”的遗风余响。

根深而叶茂，张翎虽然远在海外，但凭借着小说创作，她在现代汉语文学所开创的格局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如莫言所评，“写作就是回到故乡”<sup>[3]</sup>。

现实和记忆中的那些故事，犹如一片片饱含人生况味的树叶，原本只是无助地飘散在多伦多的寒风里，如今《雁过藻溪》却收集了整整的一束，呈现给了“故乡”的读者，这无疑是海外移民文学的重要收获。

《雁过藻溪》也留下了一些待解的问题。且不说《向北方》在寒冷的冬雪中结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也不提末雁的情感归宿和田田无奈的再婚，单是花吟云姐妹的情感坎坷和飞云的错误婚姻，就足以让人深感命运无常和现实无奈。

张翎的小说似乎随处都涂抹着从多伦多的严寒冬季携来的清冷色调，总是难以摆脱命运笼罩之下的阴霾。然而我们有幸看到，在作者的新作《弃猫阿惶》<sup>[4]</sup>中，故事中主人公虽然也曾一度放弃和挣扎，但是终究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亮色：“永不”开花的花盆里，竟然“长出了一片小小的三叶草”<sup>[4]</sup>。据说，三叶草象征着祈求与希望，我们也衷心地希望，张翎的创作能走得更深、更远。

#### 参考文献

- [1] 陈瑞琳. 风雨故人, 交错彼岸[J]. 华文文学, 2001, (3): 62-65.
- [2] 张翎. 关于藻溪和雁过藻溪[J]. 江南, 2007, (2): 185-187.
- [3] 张翎. 交错的彼岸: 一个发生在大洋两岸的故事[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 [4] 张翎. 弃猫阿惶[J]. 小说月报: 原创版, 2007, (1): 25-31.

## Expedition and Returning: Zhang Ling's Latest Writing Manner in Her *Yan Guo Zao Xi*

XU Abing

(Center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210093)

**Abstract:** Rich meanings are contained in *Yan Guo Zao Xi* written by Zhang Ling. They are mainly represen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e author is good at taking expedition as the background and depicting the subtle and complicated mentality in her characteristics with a smooth style of writing; secondly, stories with intervening time and space are often told in her novels to show the author's consummate narrating skills; lastly, her novels reflect the tendency of returning and identifying to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language images and aesthetical tastes in order to declare publicly the author's writing manner of "spirit return".

**Key words:** Spirit; Expedition; Intervening; Returning; Identifying; Zhang Ling

(编辑: 刘慧青)